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book cover, likely the title or author's nam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appear to be in cursive script. The main title is "法苑珠林" (Fa Yuan Zhu Lin), with "卷之四" (Volume 4) written below it.

法苑珠林

卷之四

222
5
3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下冊

○六月朔日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卯年 冬十一月呂王台卒 ○春正月地震武都

山崩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夏五月太后封

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考異

太后當作呂氏後凡

書太后並同提要弟作

集覽

朱虛縣名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

青州臨朐

質實

一統志云朱虛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東漢屬非海國隋省入郡

42
JSSS
1020



年用大貨六銖元魏三變齊乙亥年行太和五銖梁丁酉年新舊通行梁己酉年錢永安五銖周三變辛巳年更錢甲午年錢五行大布錢己亥年錢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年唐行開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行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錢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三十寶應元年皆當一五代楚乙酉年晉戊戌年己亥年周乙卯年唐己未年皆有鑄自漢以來其間不變者皆五銖也然則五銖誠古今之中制矣

○太后立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三辰年夏江漢水溢江漢二水名詳
日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荆揚之間也今按江水注見周赧王四年岷江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漢河

集覽

見禹貢導水

質實

朱

書法

書水溢始此終綱目書雜水溢十有二

年梁武帝庚子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高宗永淳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八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九年河海溢不與焉

○秋星晝見

漢高皇后呂氏三年

書法

記異也。書星畫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而星畫見者四。是年己未。年晉惠帝永康元年。五代己酉。年而太后居其二。陰盛陽微極矣。

○伊洛汝水溢

質實

按一統志伊洛汝三水名

年洛水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汝水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丁巳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

書法

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目婦人以官封書者十一。呂頌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莽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母王聖野

此非也

王君順帝乳母朱娥山陽君梁冀妻孫壽裏城君魏元文妻胡氏女侍中陳一侯母洗氏石龍太夫人隋封洗氏譙國夫人唐楊妃妙國夫人自洗氏外皆譏也蕭何妻稱邾侯不書不與焉

發明

分茅胙土君國子民其可以婦人為之乎呂頌之封綱目特揭女弟書之所以著其不當封而封為婦人亂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

弘以朝為恒山王

考證

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

稱帝者曰主，孝惠既崩，呂后臨朝稱制，故歲首分注高皇后之年，是爲無統也。當是時，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四年，幽殺之，以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于統，如呂后之類。朱子嘗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比僭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少帝浸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書法

魏馮胡太后弑君，則書弑，此其書殺。何不成之爲君也，曷爲不成之爲君。非正統也，義書立爲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爲帝，其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且書立爲帝，爲皇帝。凡五。亮君地弘，劉玄、盧芳、石敬瑭書立爲天子，一。劉信皆不成之爲帝也。惟石敬瑭以事成得書主。

以曹窋爲御史大夫

戊午年春南越王佗反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詐，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

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
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爲淮陽王

發明

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閔一載而書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彊以孝惠子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于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兵
○初冷戌卒歲更

巳六未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其弟產爲呂王

○春星書見○匈奴寇狄道

集覽

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

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狄種故名焉

質實

一統志云狄道漢之縣名爲隴西郡治晉屬狄

道郡後魏至隋縣不改唐析置臨川縣屬蘭州又別置安樂縣後廢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臨洮府○行五分錢

庚七申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太后幽

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薨太后

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爲幽王。集覽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近世爲逆旅之稱。

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書法

日食晝晦，大異也。于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爲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

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晝晦者三。周安王二十年，赧王十四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

秋七月立太爲濟川王。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爲琅邪王。

質實

營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嬃女也。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王。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

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

氏立兄子
祿爲趙主

趙主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醜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主，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懼之。楊氏曰：予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

天露

幸必有所
得非無功
皇帝之德
則持后不
能叛

心也，使其繇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慮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集覽** 種，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概音冀密也
豫附豫素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

漢高氏呂氏七年

竈將兵擊南越

辛酉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

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

氏立從孫通為燕王。夏江漢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遣

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考

異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此太后下漏呂氏二字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掖掖上之云趙主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非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

是崩**集覽**被還被襖而返也後書禮儀志三月

被除去宿垢疾為大絮絮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由始絮之矣注謂之襖也襖絮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上巳漆消兩水之上乘簡被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也被音弗襖音係又上巳注見順帝永和六年攝掖掖音戟搦持也掖肘脇之間

書法

綱目入漢世始書后喪惟惠后張氏不書以假子胤正統也猶未書姓也至上官氏始書姓猶未書葬也惟宣帝葬許皇后哀帝葬博太后以非禮書至東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為帝太傅直書遺詔太后志也

交

交

交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遣諸侯主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

天孫

正壽以

能能能

氏變其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諸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宙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宙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

漢書卷九十八 卷之九十八 正壽

能 能

令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執勃令章監軍門令留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齊王張偃遺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以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諒存君親可也揚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

齊公孫念
久矣非後
人所信

乏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摧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祖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祖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集覽

從與載就謁者同車共載

書法

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讓歟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子嬰也

辨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
名孝惠子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
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
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驃鈞虎而
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
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即
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
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
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

能

事體
明白故
功非矣

史氏

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
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一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非軍
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
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
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
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
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
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也乃曉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
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
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太王高帝
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

漢書卷九十四 高后呂氏八年

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第東牟侯興居請
除宮乃與大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法駕
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
部誅少帝及諸主於邸帝還

集覽

犬牙相制
言封子第

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
磐石之宗索隱曰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
富國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石固也國之安疆
如磐石之大石不可拔渭橋索隱曰三輔舊
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
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長二百
八十步又中渭橋注見文帝二年願請闢史
記漢文本紀索隱注開音閑言欲向空閒處

語顏師古曰閒容也猶言中間請容職之頃
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愚讀記曲禮侍坐
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
屏而待鄭氏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
白也與索隱解同除宮文帝本紀作清宮應
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令先按行清靜
殿中以虞非常滕公夏侯嬰法駕胡廣漢制
度曰天子出法駕公不在鹵簿黃門令效駕
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
參乘前驅有九游雲罕鳳凰闔戟皮軒鸞旗
後有金鉦黃鉞黃門
質實 一統志云渭橋有
鼓車屬車三十六乘
三 中渭橋在西安
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
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通鑑綱目 卷之三 漢高后呂氏八年

橋南渡以法華生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襍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晉宋因之北齊移治於黃縣東非七十五里屬長廣郡隋改郡為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於牟平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為州元直隸省部本朝初以牟平縣省入改屬登州府

書法

書呂后何據前省稱呂太后無母道也后則曷為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

以假子亂正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子所以絕之於文帝也兩漢之世書迎立者十代王恒昌邑王賀曾孫病已中山王箕子清河王祐非鄉侯懿濟陰王保濟海孝王子讓龜吾侯志解濟亭侯宏

發明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略不能為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為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進

此一讀來
有誤勃編

辨
袁盎良建
漢其官便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

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為

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以陳平為左丞

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謀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王亡與亡左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李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

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

集覽

袁盎史記袁盎漢書袁作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集覽

袁盎史記袁盎漢書袁作

爰主在與在王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王亡而不行其政念淳

南王若虛諸史辯惑曰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耶如說何其曲邪

書法

前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則三人之功一也於是論

功列叙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合而觀之貶意自見矣

發明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

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

漢書

卷一百一十三 漢書文帝元年

三

正

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一人有功無過者天有運庭綱目於此又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一人之不及賞其是其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十二月除收孛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孛朕甚不取其除收孛諸相坐律令

集覽

已論句絕漢書音義曰論平聲議法也同產同所生

收孛注見周顯王十年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開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治亂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臨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

漢書

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
笄，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集覽 其安之，其
安之，徐後貌言，不宜汲汲也。陪朕，陪輔也。邢
昺正義曰：朕，我也。古人質，君臣並稱朕。至秦
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况長君，厚
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
命且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
傅寶客又復效呂氏太事也。于是乃選士之

非大臣
文

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艸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
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
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
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聞視丞若
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
及有罪，罷已。**集覽** 貼於危亡，服虔曰：貼，音反
上不用此令。孟康曰：音屋，攬之。

大改玉
亦也
天下子孫

主德

三十一
漢書文皇帝元年

機如淳曰：「臨近邊飲，墮意案，機字今俗作薦。今歲首，句絕春者，歲之首，不時使人言，不即於此，歲首時遣使者存問，年長老人，丞若尉致百官表，丞尉秦官掌律守典，武職甲卒致送，請也言若丞若尉皆可送致，所賜物循行行之有原，曰循行，行去聲。續漢志：郡國以奉月行所王縣。」

賢
楚王交卒

元 謚曰

書法

綱目不皆卒，諸侯楚王交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交觀其禮遇，穆生斯賢。

矣賢之斯
書之矣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書法

書大水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崩二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

景帝中五年，武帝元狩三年，元鼎二年，元初元年，元帝永元五年，成帝元朔二年，光武建武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明帝永平三年，八年，和帝永元元年，十年，十四年，穆帝延平元年，再書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四年，永寧元年，延光三年，桓帝建和二年，三年，永康元年，延熹二年，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四年，中平五年，六年，後

王建興元年十五年戊子年己丑年丁酉年戊戌年晉武帝大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宋乙亥年梁癸巳年陳甲申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八年高宗永徽五年再書咸亨四年中宗嗣聖元年再書二十年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德宗貞元八年憲宗元和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宣宗十二年懿宗十四年五代壬子年再書癸丑年書水出三、是年新莽乙亥年唐僖宗乾符三年地震而山崩者六、是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建昭四年成帝河平三年順帝永和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地震而水出者二、是年、唐僖宗乾符三年、

手書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且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先安之於是選其馬與道里貴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鸞旗顏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鸞通作鑿說文人君乘車駟馬鑿入鑿鈴象鸞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銜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鑿郭璞曰庚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太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阜蓋赤裘朱轡

集覽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禮志六十一 皇帝元年

戈矛斧鉞尚書御史所載最
後一車懸豹尾屬相連屬也

書法

書美之也書御貢獻始此終綱目書
禁罷貢獻十四是年光武建武十三

年光武建武十三年
癸未年梁唐高宗永徽二年代宗大曆十
四年再書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憲宗元和
三年四年文宗太和三年辛亥年周莫善
於罪之之詔唐高宗永徽二年獻而御者
四順帝永建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隋
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莫勇
於焚之之舉唐玄宗開元二年祿山獻馬
諭止之
不與焉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
日綱目前書除收琴相坐律令則見
其急於解繞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
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
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十
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典固
其宜也比而觀
廷美自見矣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矐洽乃修代
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
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
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天統者

皇龍

三國志文帝元年

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曹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集覽

自代來功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
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
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耶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
則君所王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

觀平勃
勃免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逐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
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
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
盜賊數君欲強對邪于是勃自知其能不如
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
謝病免平

集覽

驚下駭駭凡下之
專爲丞相馬以自喻不肖

書法

漢世丞相免非
書爵不書姓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手德

初隆慮侯竇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除
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遣闔越西馳發
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
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
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
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干
代道里遼遠蓬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
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
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
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
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自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

不問
漢之
帝

心服

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
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
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嶽
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
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業前惠終今以來通使
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
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
纛因為書稱蠻夷太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
臣佗單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
賜老夫者甚且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言曰
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

子牝，老夫處，解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落中尉高御史平虎，五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更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讓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妄席，食不甘味，目不視摩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集覽 隆處侯竈周竈封隆慮河內邑音林閭正義曰漢避彊帝諱因改曰林慮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嶺嶺險通作嶺越也嶺謂陽山嶺在桂陽郡閩越注見惠帝三年西甌駱役顏師古曰西甌即駱役駱役亦曰駱越寰宇記永嘉為東甌甌林為西甌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曰西甌則西甌駱役又在番吾之西索隱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為甌越姚察案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矣請縣自名駱將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賈屋左蘇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鵠為裏是為黃屋蓋以犀牛角為之如斗或在衛上或在左駢馬輓上李斐曰蓋羽葆幘也在乘輿車衛上左方法之故曰左蓋

肅又音道服道顏師古曰服謂荒服之外謂五嶺之南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並去聲謂不遣一介使車來分棄前惡彼此共弃故云分奉貢職奉共也國語曰職貢業事之不共又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天長猶言齒長也昧死秦法以爲人臣上事當言昧犯死罪而言後世遂遵之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毋禁止之辭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牡而不令予牝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大馬之齒也齒高曰長長展兩反誅論句絕論慮昆反議法也靡曼之色列子周穆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注娥媼妖好者靡曼柔弱者林希逸云靡曼

窈窕也楚辭招魂篇靡顏膩理遺視矚大招篇嫋目空笑娥眉曼注靡緻也曼長而輕細也子虛賦靡曼美色於正誤西騷駉役屬焉後索隱曰靡細曼澤也今按漢書南粵王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騷駉役屬焉顏師古注西騷即駉越不云即駉役西騷駉乃越之一種言其役屬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役屬字西域傳西域故皆役屬匈奴顏師古注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又西南夷傳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馬牛羊齒已長今入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毋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膾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諱言盡絕故但云

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來謂馬爾

書法

凡使稱名嘉不辱也終綱目使稱名三十二詳漢初丙申年

發明

當呂氏專柄之五年費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周宥將兵擊之至其凡五年矣帝不與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即賜佗之詔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畧無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崛強得乎稱臣奉貢書以美之夫豈過哉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吳公直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集覽

吳公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

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至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之政終帝之世三書而已

自是以後不可勝書矣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吳公張釋之張歐張湯杜周黃霸于定國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
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天變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

表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有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穎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盡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善老之義仁輔弼之臣退謀務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致滅。合苟容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憐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幾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輕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快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徵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辛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矣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傳 帝二年 止

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玩乎

集覽

罷衛將軍本作

上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罷衛將軍軍七制解衛尉南軍也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留也財與纒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傳置索隱曰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丁總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穎陰侯騎賈山騎穎陰侯之騎郎也姓賈名山穎川人地理志穎川穎陰縣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道諛媮合苟盜道誘引也諛誦佞也媮

舉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誦諛而苟且求合取容無忠固意此是自道之使然精白以承休德頌師古曰屬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稱大禮稱昌孕反副稱也軌事軌謂法度也霸陵上句絕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也在雍州萬年東北二十五里秦穆公更名霸城漢文置墓陵於此因名其邑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車擊轡並蒲浪反依也袁盎乘騎依並帝車擊持其轡不容馳下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騶希庶布鋪也郎署長布坐席引部益牽引其席卻還人



媮成夫人事
一統志云穎陰漢之縣各在惠帝元年屬穎川郡後漢省之故址

在開封府陳州西非三十里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霸陵縣

書法

書謹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繼書舉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者四。是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桓帝延熹八年詔極言者一。明帝永平八年書舉至孝一。和帝延熹九年詔陳過失一。成帝河平元年詔上封事一。光武建武七年罷元會一。唐宣宗大中八年舍是無書焉。然則世主以天戒爲玩者多矣。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是年武帝建元元年唐

憲宗元和三年舉而書策一。文帝十五年書舉賢良方正三。宣帝本始四年相帝延熹八年晉成帝咸和六年趙書舉賢良文學一。武帝元光元年書舉賢良二。昭帝始元九年五代丁巳年周世宗書舉直言極諫三。元帝初元二年元帝方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鞫語天下以言爲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

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
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爲故事自我
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
極諫書之於冊足爲千古之美

食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
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時今
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生
乏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蹙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相
與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斷

養力之能借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
乏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庭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上感諡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
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覽 親耕籍田籍與藉借通史記注應劭曰古
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
典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
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
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
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說籍暗籍也言親自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漢紀文皇帝二年 臣

順履于田而耕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由佳吐回二反謂代也必屈屈弱也下大屈同靡之靡讀與靡同散也不履履與蹶同音厥傾竭也歐民岐讀與驅同逐也著於本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食其力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梁盛梁通作盤禮甸師其齋盛注齋盛祭祀所用穀梁稷也殺者稷為長是以各云在器曰盛

書法

書耕籍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籍始此終綱目書耕籍十是年戊子年元

武帝甲申年宋文帝庚子年宋孝武帝癸酉年魏主宏甲午年梁武帝唐太宗貞觀三年高宗乾封二年儀鳳二年玄宗開元二十三年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

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集覽

辟彊索隱曰音闕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

實

城陽

注見高帝四年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考異

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集覽

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旂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注見惠帝四年詔木

發明

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

可嘉矣

冬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

書賜半租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三今年十二年

戊申年宋賜天下三分之一者一唐肅宗至德二年賜州郡半租一後主交興元年魏徵益州州郡三分之一者一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河北河東

發明

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民務本爲如何哉海內殷富不

天象

甲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亦宜乎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歲再食者二十五其間連月而食者二而已漢初丁酉年是年舍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質實**

釋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

辟陽侯審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去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益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強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赦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相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集覽

辟陽韋昭曰信都有辟陽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

辟陽侯

辟

臺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紀三十三 漢高祖三年 正

里警蹕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
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
出入者互文
爾出亦有蹕
縣故城在真定府
冀州東南三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辟陽漢之縣各屬信都國後漢省入信都

書法

食其耳書爵何不與長之專殺也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長之反此其

漸矣書讖
矢刑也

發明

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夫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夫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放而不問

朱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通鑑紀事本末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考異

此與

陳稀英布同當書討不當書擊亦傳錄之誤

集覽

甘泉應劭曰甘泉宮在雍州雲陽

名林光宮璜曰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在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因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按邢承宗西征賦注甘泉水各今按因地出甘泉水名山則

山水

質實

一統志云甘泉宮各在西安府涇陽

皆通。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山。上本秦

宮。內有竹宮壽宮迎風館鳩鵲觀。

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

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紿其功

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

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

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

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

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紿之。大臣又無

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

大臣嘗許以趙地王之。

集覽

許

進

以張釋之為廷尉

質實

一統志云張釋

書法

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矣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

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

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

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

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

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

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

下以周勃張相如何知人也上曰長者釋之

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

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

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公頃之太子與梁主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數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主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訢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爲廷尉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惟其優
而後得
平取

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示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其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祿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自太后誅之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入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

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集覽

事說母說古遠也。謁者僕射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從行為句從去聲隨從主上行也。登虎園正義曰園求遠反養獸園也在上林苑中園之上有樓觀故曰登虎園。嗇夫嗇夫掌聽訟於虎園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喋喋利口喋喋多言貌也利口多言少實也。欲以觀觀官喚反示也。欲以其口對之能顯示於人使人觀之。刀筆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之故吏皆

以刀筆隨從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諸公車者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軹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北山石顏師古曰美石出京兆北山今宜州石是索隱曰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可為埤埴秦本紀云分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埴是也。故帝欲北山石為椁取其精生用紵絮新陳漆其間。史記張釋之傳注徐廣曰新一作錯。漢書音義曰新絮以潔著其間也。索隱曰紵展呂反新側略反按新陳絮以漆著其間也。韻會紵字下注云綿絮裝衣也。劉向傳紵絮新陳顏師古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

絮離銅南山張晏曰銅鑄塞也時帝北向故云北山回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括地志云南山即終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橋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在長安城南八十里四皓以漢高慢士遂隱此中渭橋渭橋注見高皇后八年索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城西非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也又警蹕注見三年延尉天下之平平其不平曰平宜帝置廷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壹傾爲句傾側不平也得爲句吏捕而獲之其承其與恭通萬分

句絕謂其罪甚輕取長陵一抔土尚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譬顏師古曰抔步侯反手掬之也
正誤有萬分二今按此言假如萬分中一分有取長陵土者不敢質言故爲籛或之辭猶言萬一有此
質實一統志云非山在西安府耀州城事
馬磬因更名玉琴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里即終南山也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蘆屋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丹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即此長陵注見高帝

年十二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質

質張蒼陽武人

蒼好書博聞尤達律歷
集覽律歷律十二管所以候十月日時
分數也所以紀歲

書法漢丞相卒不書姓自嬰始兩漢諸臣卒書官不書姓者恒稱也書官爵書

姓者美稱也不書官者貶也兩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不書官者四並詳惠

帝二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
集覽使酒難近者謂不可與之相親近至爲句

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賈實長沙國名注見長沙王太傅獻帝興平元年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謀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誼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結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

安知獄吏之貴乎集覽連治漢書音義曰逮及也辭之所及者則

追捕之故謂之逮置辭措也辭謂對獄之語書牘背李奇曰牘者吏所執簿也索隱曰戮蜀志秦宓以漚擊頰必亦簡牘之類今吏於牘版背後書辭示之令依此說勝之尚之勝之周勃太子名也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不敢斥言娶給皇帝璽居北軍館繫也璽即高帝傳國璽非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為區處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乃以誅諸呂廢少帝手續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

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下絳侯周勃獄則赦無

罪美辭也。上書張昌宗下獄，則赦有罪，議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謂成

帝元廷元年

作顧成廟 **質實**

一統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丙寅 五年春二月地震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爲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夏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來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

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左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與。

集覽

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變革也。父母震怒時，當尋思簡悅，除父母之道，庶可消其怒氣。

變爲喜色。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莖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政難以鉛鐵者，其罪黜然。鑄錢非殺，殺爲罔，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執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壺之乎？則爲太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愧而爲姦，邪恩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買山亦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入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昔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止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

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者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郡錢布集覽英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

天下集覽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象十象爲銖得龜句絕贏餘利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更急而壺之謂郡縣各執一法難使之歸壹錢文文法也苟非其術術道也謂立法設或非其道也食貨志曰錢輕則以術欲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矣林而爲姦邪林本作誅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亦誘於利而爲姦邪陷而之刑戮謂謹應之民亦陷入於利卒被刑戮姦數不勝姦生頻數故不能以勝之不如收之謂曷若收銅於官而官自鑄嚴道銅山嚴道縣屬雅

州括地志云今雅州榮經縣本秦嚴道縣也
屬成都府有蠻夷曰道故名焉縣非三里有銅
山即鄧通得賜鑄錢之所豫章銅山韋昭曰
豫章今故章也括地志云秦置鄣郡今湖州
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今宣州及潤
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章亡命顏師古曰命
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顏解大迂
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
錢者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
曰謂吳國之民鑄錢者鹽以山海之利不賦
之故言其質實一統志云嚴道銅山嚴道秦
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
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嚴道興唐

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為
雅州屬劔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
復為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
屬嘉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
道縣入州隸四川道銅山在雅州榮經縣東
北三十里即漢文帝賜鄧通錢處故鄣銅
山故鄣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屬丹陽郡王莽
改為侯望縣東漢復為故鄣縣晉屬吳興郡
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
十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
銅峴山括地志漢吳王濞采鄣山之銅即此
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屬武康縣前漢發源
于此

徙狄王武爲淮陽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報
王三十七年陳州

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

蜀道死

質實

淮南國名注見後主
建興二年廣陵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入至關內侯數上書不聽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典居以爲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表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通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關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魄待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家二十戶

集覽

關內侯漢百官志關內侯注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管蔡典居管叔鮮蔡叔度皆周成王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典居齊悼惠王子東牟侯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次傳之令各縣按次第傳適至蜀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暴也言絳封于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觀去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

天下雍令扶風郡雍縣令
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考異頃

上漏單

于二十字

初冒頓遣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
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
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
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胥已
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
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
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
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
在故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
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
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疆使
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
管漢之一郡然所以過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纈以馳州棘中皆裂敝
以示不如旂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計課其人畜道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
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太單于

集覽

老上單于彌
也名稽粥索

隱曰稽粥音鷄育中行說中行複姓說各也
行胡剛反說讀曰悅說至降為匈奴本作說既
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三韋昭曰言漢物
費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漢矣
通鑑通觀勇反又音凍乳汁也熟而和之曰
酪穆天子傳牛馬之漣巨蒐氏所具注西戎
有巨蒐國

正誤

說至降單于今按
五字當為二句

書法

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自秦始皇帝
三十二年始書匈奴至是單于始見
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匈奴益疆大也
書曰請和親與書與和親又異矣書請和
親始此終綱目書請和親四今年武帝元
狩甲年和帝永元十六年唐僖宗乾符五

年請昏一唐高祖武德八年求和親三光
武建武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唐德宗貞元
三年求昏二晉安帝義熙七年五代乙酉
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與和親
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
戊年魏結和親一高帝九年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
之於其卒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
綱目凡四夷君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
死則書死者貴華賤夷之義不使從中
國公侯之例也此義行首上足下之分
定矣內夏外夷之法明矣其旨嚴矣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諡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爵功少而最完魏珣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固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重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侵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

效

見音字
也音字
同

選取亦見
事音而
心於功利
胡心交
胡心交

徵令王上其貢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寇而搏菑蕪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練而富民繕屋破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拜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其節立而

現之明也

效

惜
之末

辭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履而相稽其慈于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敗棄禮義捐廉耻且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太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以為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簿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

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

學教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漢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斯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誠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隆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夫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則之舉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士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劓髡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秦迫乎廉

耻不行。大臣毋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諫無
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拔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
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
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縛束之繫。縶之
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置罵而撻笞之。殆非
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
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
不餽。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
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辜矣。猶
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

六丁四北
買失
精

在大。謹太何之。域者。則白冠澤膠。盤水加劍。
造請室而請辜。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
中。學。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
其有太。學。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拚抑而刑之也。曰。子太夫自有過。爾吾遇之。
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嬰以廉耻。故
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領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諒之所致也。幸
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義。行。故曰。可
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臣下
有節。是後。大臣有辜。皆自殺。不受刑。
胥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七制解云。皆非事
勢實然之理。能知如是而治。如是而亂之形

集覽

體者也夫樹園固必相疑之勢顏師古注立
園秦大其勢必固相疑疑樊鄴絳灌樊噲酈食
其絳侯周勃灌嬰信越韓信彭越徹侯注見
秦始皇三十七年通侯長沙王謂吳芮也初
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灌
醢反者被誅爲灌醢鄭玄曰切之四寸爲灌
坐肉爲醢戰國策不避灌醢之誅高誘注言
剝斷之如此爾輻輳輻輪輳也凡輪有三十
輻其輳於一鼓以喻四方皆來分地注見漢
王劉邦二年大獲獲上勇反足腫病其貢共
讀曰供奉也以緣緣去聲純也商君公孫鞅
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出分扶問反出贅謂之
贅婿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慮有
德色慮疑也謂疑其容色自矜爲恩德評語

詮音碎音讓也與公併僂併卻迥反顏師古
曰與公對儉而相推也反屑而相證反音翻
反屑調可也相裕相與計較也篋篋所以盛
文書堯子舜與管仲管仲所著書各管子亡
維揖亡失也維所以繫再揖所以進舟乃生
乃始也齊肅齊讀曰肅戒潔也見之南郊以
太子見于天也艾草堂艾讀曰刈管音姦似
茅而滑澤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書顏命
夾兩階也注堂廉曰庀廉稜也漢書顏師古
注廉側隅也孫奕不見編曰竊詳顏注廉側
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
所謂上下矣當讀陸九級上爲句近歲大學
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未加討論歟
蘇文曰與廉遠則堂陸峻林猷漢雋亦曰廉

遠地則堂高而並不言上廉踈朝之舉不及大夫黜文而刑劓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與音預大戴禮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舉不可以加刑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則曰蕩蕩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所以媿耻之也又

見家語五刑篇禮不敢商君之路馬禮周禮也齒問年也路天子所乘法車也天子五路駕六馬記曲禮以足蹙路馬御有誅齒路馬有誅鄭玄注云皆廣敬也伯父伯舅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死別死同姓謂之五刑反又音月斷足之刑秦迫謂偏迫天子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當即郎及處斷魯人也賈誼本傳注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益又以法定其辜繫纆縲與纆通謂以長繩連繫之輸之司寇索隱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名焉或作輸之司空百官表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

作者編謂列次各籍也。簠簋不飾，簠簋牲禮器，簠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並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雖薄不修，惟慢也。薄一作箔，簠也。風俗通曰：卿大夫惟士以簠，所以自障蔽，修理也。大謫大何，謫責問也。何怒責也。何與阿通，薛宣傳謫阿及細微。百冠，簠纓，喪服用，簠為纓，以飾冠也。簠是犛牛之尾，犛牛出西南，後外。簠水加劍，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而請，皇應劭曰：請室，請，舉之室也。若今之鍾下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頸盤而加盤，古，戾字，綠色，緩也。言不使人以緩加於頸。子大夫，公羊傳宜六年，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百意，意，許

記反好，為志氣也。顧彼之久，行類師古曰：顧猶反也。言何不為投，屏忌器之法，而反又行無，陸級。正誤。頸盤而加，今按漢書顏師古注之事。盤，古，戾字，慮結切，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與換字通。

戊辰 七年夏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累恩災。

集覽

未央宮東闕累恩災。三輔黃圖云：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非闕。注闕，門觀也。劉熙釋

各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皆在北闕焉。東闕非正也。顏師古曰：累恩謂連闕曲闕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累恩在門外累

天象

復懸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按：果浮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殿簷戶間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果思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果思畫卷，開闔長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果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即果思爲網，不謬矣。楚辭招魂：篇網戶朱綰，刻方連文公注云：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自使如羅網狀。即所謂果思而程泰之以爲即今之亮隔，此說是也。天火曰災，又未央宮注見高帝七年。

書法

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中五年武帝建元六年太初

巳巳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篡，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誦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

元年新莽戊寅年安帝元初四年順帝
嘉元年靈帝中平二年後主十一年十二
年十三年晉元帝太興元年梁甲寅年丙
寅年唐玄宗天寶九年書火十二詳聖帝

元風
四年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

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六，是年景帝三年武帝元狩四年晉孝武帝

大元二十一年恭帝元熙二年梁武帝庚戌年

發明

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介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後唯一策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誅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將償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

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
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
思之正善思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
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
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
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
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
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
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
宜義豈有屈乎法至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
不知法

集說

一曰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
者也
二曰議親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議能之辟
五曰議功之辟
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議勤之辟
八曰議賢之辟

之
質實

一統志云
薄昭吳人

書法

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
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發明

薄昭之歎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
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
自殺則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
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道其
罪哉禮不敢齒君之路
馬况使者乎誅之當矣

壬
十一年

正誤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分注謚曰
武○謹按凡例曰凡諸臣之卒

惟宰相悉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注其
謚絳侯從高帝起沛定天下屢有功高帝遺詔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立代王爲帝基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言漢稱平勃文帝初並相而勃位居平上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卒豈可無書史記漢書皆著孝文十一年夢司馬公通鑑不載先儒亦以爲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之

夏梁王揖卒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考異

提要夏作冬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兩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并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

起於新鄭以非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卒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枕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集覽

蕃托詩嶽高篇曰國維蕃箋云四國

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如黑子之著而喻淮陽陋小也吳楚俗謂黑子爲誌宋太祖

欲下太原趙普曰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
即此新鄆地理志汝南新鄆縣鄆七私反或
音妻誤也應劭曰按秦伐魏取鄆丘漢興爲
新鄆章帝改名宋新都屬南陽健之江健音
蹇接也高林楚辭九辯曰堯舜皆有所舉任
今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願指如意如淳
曰俱動願指質實一統志云新鄆漢之縣名
屬汝南郡後廢之故城在
鳳陽府潁
州治八里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昆錯言曰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

危嚴高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
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
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
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
曰器械不利以其害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害予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
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
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五

五

漢唐駕馭
其法頗得
其用而新
其法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
及遠，下馬地鬪，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
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
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設者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
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
入峭直刻深，以其辯。**集覽**家令百官表家令
得幸太子號曰智囊。**主**皇太子倉穀飲
食，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令。鼂錯音朝，厝史
記注錯又如字，讀變音蟬，鐵柄短矛也。勁弩

長戟射疏及遠，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
如今九牛太弩，以發爲矢，故可射疏及遠。然
戟有鈎，又不可射疏。與諫通義墨注見周顯
王四十二年，峭直峭木作阻，賢曰：隋直峻，隱
也。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足
智算若囊橐之盛物然。

勸懲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
屯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
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
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胡人數
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繼到則胡又

已夫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發卒治塞其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
富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
器乃募民免罪拜蠶復其家予冬夏衣粟食
能自給而止胡人不騁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
真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豈不美
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
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其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資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
其陰陽之和普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
製里制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
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歿相恤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軍
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
其賢材有謀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
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
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惟愛之

心足以相友。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集 不著於地，隨畜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居。離南，離去也。音力智反。韻會漸相遠。離，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調立調去聲。美度也。為之，美度而創立城邑，粟食，粟讀曰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粟食能自給而止，稍人能自給，乃止也。謂不常于縣官。張晏曰：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索隱曰：謂國家為縣官者，夏

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資材有護，擇有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亮反。懲也。顏師古曰：若一次大舉兵治之，則可為終身懲戒，保無邊患也。折膠，顏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

癸酉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

塞之 **集** 酸棗縣各注見 **質** 一絕志云金隄

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漢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此即

書法

書河決始此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
是年武帝元光三年元帝永光五年
成帝建始四年河平二年新莽辛未年
唐
玄宗開元十年五代晉成元年巳亥年辛
丑年甲辰年丙午年戊申年庚戌年壬子
年巳未年書寒八是年武帝元封二年成
帝河平元年二年五代甲申
年甲辰年壬子年巳未年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集覽

除關無用傳禮地
官司關凡所達貨

關者則以節傳出之注關界上門也傳如今後
過所文書音張戀反漢初置諸關以備非常願

食

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師古曰傳信也古者用幣刻木為合符或用繒
帛張晏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
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
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

蠶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
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
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
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

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求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責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

黎

食

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獲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乘堅策肥，履絲曳綺。此商人所以兼井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擇，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此，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

可令人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救勿收
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
樂矣詔曰道民之略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
農而墾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
之半集覽甲人弗勝中人處強弱之間者勝音
升舉也弗勝謂不堪舉倍稱之息顏
師古曰稱昌孛反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
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奇慮殘餘物也奇音羈
梁肉賈適曰梁米之糲者詩詒梁似粟而大
有黃青白三種黃梁出蜀漢香美逾於諸梁
號竹根黃乘堅乘駕也堅謂好其策肥策驅
也肥謂肥馬粟有所選按食貨志注漢私列

反散也道民之路此道非道德
之道繫去聲讀與導同啓迪也

書法

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
罪也於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

詔民得贖罪元明六年書令株送徒入獄
元鼎三年令死罪入贖天漢四年明帝書
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梁武帝書
立贖刑條壬午年復贖刑法乙丑年不可
勝責矣

戊國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祭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
親祭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集覽

親耕以供
粢盛注

二集親桑以供祭服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養蠶于薄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桑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書法

書重本也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後道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集覽

祝官有秘祝祝官猶周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秘祝祭主離也秘祝不可宣秘祝六祝並之秀反災祥妖孽自外來謂之禱左傳昭十入年將有太祥注祥變異之氣

玉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從藥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宜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有以

乏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城旦春當髡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者，皆棄市。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薦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置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

集覽 張瑩少女名索隱曰：百有刑錯之風焉。綏音帝，鄭氏音體，終身不息，息生也。宣帝本紀詔曰：刑者不可息。注言既劓則臍割而欲其復生長不可得矣。

除肉刑肉刑者墨劓臍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卑問改服為刑，呂刑有刑同改。為則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劓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斷趾，劓則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曰：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為令具備也。善為律令，錯為城旦春，鉗以鐵束頸也。春，持杵，臨臼也。如淳曰：城旦者，律說論決為鉗，輪邊畫旦，防寇虜，夜暮築長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也。春作米，皆四歲刑。或曰：城旦且起行治城也。左止與趾字通。下石止同。受賕枉法以財枉法相謝也。已論論平聲，議法也。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討。

注論音倫禁閉疎開與網通疎與疎通言禁防如網之疎開也老子任爲篇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刑錯之風應劭曰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之遺風

質實 一統志云緹繫臨淄人漢淳于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繫隨父至長安上書願沒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爲免意罪因除肉刑太倉令長也

書法 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察古法則曷爲予之不憚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始則疑於廢井田綱目恤刑之政書除十惡惠帝四年文帝其三焉

黃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集覽 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書法 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終綱目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

年廣玄宗天寶十四年

乙亥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不意功仍
尚也功
府上功
遂下其
屬可知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非地都尉印
虞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
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
張相如樂布為將集覽朝那縣各屬河西安
軍擊逐出塞而還定郡朝直造反又如
字那奴何反括地志云故城在涼州百泉縣
西七十里蕭關秦北關也在上郡其正義曰
古隴山關在涼州平涼縣界括地志云今靈
武即古蕭關北地都尉印非地注見哀帝建
平元年都尉佐郡守典武職甲卒顏師古曰
印五剛反名也姓孫回中宮注見秦始皇二
十七年固要上乃止文帝本紀作固要帝
乃止注要劫也如淳曰固要必不得自征也

正誤

固要上乃止今按要約勒也劫持之義
說文以力止其去曰劫從力非劫奪之

劫後

實

一統志云朝那春秋時地名漢置
朝那縣屬安定郡後魏割入臨涇

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在平涼府城東南
蕭關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武帝元狩
二年封狼居胥山而還武帝元狩甲

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者
和帝永元元年大有逕庭矣

發明

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
是年又書入寇邊兵擊之出塞而還

殆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夫
侵邊犯境乃大羊之常爾驅而出之盡境

卽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黎庭掃
穴果何爲哉特筆于此益美之也

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

上輩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
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袞數爲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
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爲將也上博問曰嗟乎吾獨不得
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
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
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
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

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
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
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曾不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看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爲雲中守而

集覽

上輩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袞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博問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

拜唐爲車騎都尉

入以行曰輩郎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
府署也文帝乘輩經過郎署時馮唐爲郎中

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布席蘇林曰
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文帝初封
代主故云每飯飯上聲食也馬唐傳作每
飲食搏髀搏拊也髀部禮反服之外也拊之
者有所激然爾推穀言樂薦人如推車穀之
轉運也史記荆燕世家呂氏推穀高帝就天
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穀
欲前進塗然也推昌諱反闔以內闔義與闔
同馮唐傳作闔韋昭曰闔門中闔俗言門限
也以內謂郭門內也闔魚列反軍市租索隱
曰按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也市有稅稅即
租也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而後行私養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也或曰官所別廩給也
尺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捕以尺籍書下

斬殺郡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索隱曰
尺籍者書其斬捕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
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功幕府上
功謂尺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注見
秦主政三年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
謂斬捕之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
亦猶繩也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斬敵
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級爲一級
今魏尚差上首虜六級而坐以罪
推穀今按推吐雷切言天子親爲推
其車穀也與推穀薦賢之義不同
志云馮唐趙人
魏尚與平人

正誤
質實

漢書文帝十四

書法

書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爲之例有
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
改冀州刺史宣帝甘露元年王尊徐州刺
史成帝河平二年翟方進丞相永始六年
張奐護匈奴中郎將桓帝延熹九年元匡
平州刺史梁已亥年廣陽王璆北道大都
督丙午年王琳湘州刺史癸酉年李光弼
太尉統八道行營唐肅宗上元二年韓愈
吏部侍郎穆宗長慶三年皆改過之辭也
符重鎮北將軍晉孝武太元五年何尚之
尚書令宋癸巳年蕭寶寅西道大都督癸
丁未年宇文融勸農使唐玄宗開元十二
年張格同平章事五代甲申年嚴旭蓬州

刺史丙戌年馮暉朔方節度丙午年馮延
巳同平章事癸丑年皆貳過之辭也殷仲
堪督荆益軍晉安帝隆安二年時溥感化
節度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建西川節度辛
寧四年崔胤同平章事天復三年石敬瑭
河東節度使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
也朱博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二年高幹并
州刺史獻帝建安九年歐陽頎衡州刺史
梁丁巳年來瑣山南東道節度唐肅宗寶
應元年李從暉鳳翔節度使五代甲午年
孫方簡義武節度本
申年皆因仍之辭也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集覽 珪幣祭神之玉帛望祀祀其國中四方而祭之左傳傳三十二年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也左猶下也劉德曰先賢後親也祠官祝釐祠官攝行祀事者釐音禧福也

丙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循覽** 一統志云成紀古地名即伏羲所生之處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 本朝省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

集覽 成紀地理草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繼 **志** 天水郡有成紀縣今秦州縣也草改歷服色事草改者草初改易此三事也歷謂算數所以紀歲月日時之分數服謂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縮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色謂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秦尚黑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而自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郊祀五時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

漢書卷之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也是故文帝行幸多不書據十年十一年
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
之

發明

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
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
爲禹貽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爲武王文帝
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爲五帝之祀
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况異時紛紛祠祀
實妨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
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祠則止
書如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惟能合
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真矣

進
○赦○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量

錯爲中大夫符實

一統志云鼂錯潁川人

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
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
然奇其材

書法

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
者鼂錯爾以是爲失人故譏之是故
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
得公孫弘則書親元光元年文宗策士而
失劉賁則書親唐太和二年皆
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漢文帝十五年

發明 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壬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俗傳云畢公封新垣其後因氏焉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作渭陽五帝廟同字注璣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被一宇之內而設五帝面有五門各依其方帝色也周禮小宗伯兆

集覽

新垣平陳留風

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以為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唐書高宗祀五帝注云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氣也而鄭玄謂為大微五帝謀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實西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漢文帝始郊見雍五時因新垣平言乃作渭陽五帝廟

書法

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自帝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靈祠神君

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鷄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乎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集覽

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顏師古曰受經於博士曰博士諸生索隱曰刺

七賜反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著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所以述先王之制度故曰王制也羣書考索曰漢文令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各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為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益以已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

未必盡非要之
抵牾者多矣

書法

親者何不容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

書親是年武帝祠竈則書親元光二年桓帝祠老子則書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

也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已用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畢出集覽候日再中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集覽候日再中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史記封禪書注索隱曰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

日暮授戈麾之日爲卻三舍豈其然乎治廟汾陰欲祠出鼎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欲出周鼎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又九鼎注見周慎觀王五年

書法

人主即位謂一爲元古也自魏營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二十一年君子非之於是帝即位十六年矣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譏感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

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戊寅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能也下吏治誅莫平是後上亦念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徃焉

集覽

改正服改易正朔服色

書法

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于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書方士伏誅七新垣平少翁樂大隋潘誕唐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發明

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固非秦皇孝武求仙者之比前此方除秘祝書之於冊至十四年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微福之意小人已闕其隙思有中_天之於是禱祠之事紛紛交舉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爲甚明至是又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不遠而復卽抵其罪不然豈不爲盛德之累耶雖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爲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爲未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不主好尚蓋亦謹其後哉

安良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基本不足者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醴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存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集覽

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

未嘗加少靡穀本紀注靡通作糜散也

卯巳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安良

地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實

一統志二六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丁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稱親。**集覽**當戶匈奴傳單于使當戶離渠難報謝索隱曰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按離渠難者當戶名也

書法

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秋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

六年而書匈奴寇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怪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十者可以鑒矣

申屠嘉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愛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當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轍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窮往通請丞相免冠徒跣頭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

吾私之言
欲私承歡
之也

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

集覽

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者有材多力之士能脚射疆弩張之故曰蹶張顏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蹋弩曰蹶張弄臣弄臣戲也顏師古曰謂狎弄無關大體也

庚辰 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壬午 五年

癸未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

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
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並句注張武
屯非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
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
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夫
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
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
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集覽

飛狐飛本作蜚注見漢王
劉邦三年句注徐廣曰山

名在鴈門應陰館屬并州如淳曰句音章句
之句按史記句作為索隱曰伏儼云句音俱
包愷云音鈞正義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
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并地注見哀帝建
平元年細柳徐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
按三輔黃圖細柳倉在渭水非古也西張揖

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索隱曰細柳在直
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括地志云細柳倉在
雍州咸陽縣西南霸上注見秦主政二十二
年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宮門也括地志
云棘門在橫門之外按三輔黃圖長安城北
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橫音光發弓弩持滿
正義曰發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先驅
輒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猶唐之武彘隊
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
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介冑之士不拜介甲也冑兜鍪也記
曲禮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
爲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音
挫又音乍朱氏曰夔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

伸天子爲動顏師古曰爲之棟動所以體貌
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遠去也中尉掌徵徭
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質實** 一統志云周亞夫沛人勃
府代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太和巖一名西陲
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
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舊咸陽縣
東北一十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于此
書法 等者何畧之也於是六將軍備胡而
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
夫予
乏也

卷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漢書文皇帝六年

冷諸侯無入貢池山澤減諸服御損
集覽 池

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澤池廢也山澤魚鹽竹木之利倉庾胡廣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郭璞云倉無屋曰庾民
得賣爵崔浩曰富人欲
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
早五十八而書恤民之政者十二是
年景帝中三年武帝天漢三年明帝永平
十八年和帝永元九年安帝永初二年齊
丁卯年魏唐太宗貞觀元年二十二年
憲宗元和四年文宗太和六年書大蝗十
六是年武帝建元五年元光六年元封六
前年平帝元始二年靈帝熹平六年昭烈帝

章武二十年晉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
年成帝咸康四年穆帝永和十一年丙寅
年宋梁丁丑年北齊廢宣宗開元三年四
年僖宗乾符二年書蝗三十七而書大蝗
之政二是年和帝永元九年
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成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
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
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哀
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
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

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日出臨三日，皆釋服。毋諠，毋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况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

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

集說 方內安寧謂四方之內既安且寧，令到為句，謂詔令到日，經帶士表禮疏曰：麻在首在髮，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髮曰帶。其斬衰首經以有子麻為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卻就左邊與麻本相接，以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結於頤下，其齊衰首經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之，就右邊以末藏在本下，以布為纓。文公家禮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搯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天帶，兩頭長垂，下斬衰至大功其要經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張子以一頭

其罪益大矣。

禮記卷之七

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爲之。齊衰以下皆用布。毋布車及兵器毋禁止之辭也。應劭曰：毋得，以布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禮畢句。罷句。已下棺。史記文帝本紀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棺已下於墳。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七日釋服。本紀功作紅。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緦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絲也。緦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二故以工力爲字。女功唯在於絲故以系土爲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禫從感反。除服祭名也。禫者澹澹然安平之意。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

重絕人類也。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祭曰歸。反曰來歸。注嫁而曰歸。明外屬也。 正

誤 毋布車及兵器。今按謂不以布蒙其上。也衣字去聲。

書法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最爲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薄葬之制。景帝蓋未嘗果從也。况三年之喪。臣子所以

自盡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後令非孝之義一縣古禮後世亦孰敢踵其失哉綱目所以不書始責不專在文帝也

葬霸陵

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靈臺召匡詎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君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繅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主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

張武等受賂金錢寃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集覽

露臺臺累土爲之將以承露索隱曰顧氏案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

臺鄉極爲高顯文帝所欲作臺之舊趾在焉徐廣曰露一作靈直百金直價也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直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卽爲金百斤爲錢百萬也中人處富者貧者之中身衣弋繅衣於旣反弋逆織反繅同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繅厚縞也蓋今之施也純式支反說文粗絲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爲衣而身自衣之如淳曰按賈誼疏云身衣阜

文中于事君篇曰衣弋，雖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慰之心，為乏可也。衣不曳地，曳以制反引，也不曳地，謂衣之長不被土也。唐與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賜以几杖，几老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行。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焉。顏師古曰：謂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之。假借音以物借入之借。正誤：露臺今按恐以假借音以物借入之借。為名非謂承露也。質實：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考異

按文帝即位後不書尊母薄姬為皇太后蓋闕漏矣

考證

富作尊皇

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尊立非正嫡則加姓氏後倣此○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考異

九月上漏秋字

○長沙王著卒無

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集覽

長沙

王著著陟慮反長沙王名也吳芮五世孫高祖賢文王芮文王芮即吳芮也高祖賢之始封衛山王以從人武關故德芮徙封長沙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吳芮至忠故

于令甲而稱其忠也。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
王，如吳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之。璜曰：漢以芮
忠，故特王之，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陟處
反謂著在法令中也。令甲者，令有先後，故有
令甲令乙令丙，甲者第一令。正誤長沙王忠
也。顏師古曰：甲者，令之篇次。今按鄧展說是，以吳芮異姓，封
王，故特著令，非專為稱其忠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下冊

